

抱月紅

■ 花山文艺出版社
少鸿 著

抱月行

周同春 著
 陈 天 书
 陈 天 书
 陈 天 书

少
 鸿
 著

花
 山
 文
 学
 出
 版
 社

印 刷 厂：北京人民印刷厂
 经 销 处：全国新华书店
 本 书 定 价：8.80元
 开 本：880毫米×1380毫米
 印 张：102
 字 数：200千字
 版 次：1987年1月第1版
 印 次：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 书 号：87-7-8072-112-8
 定 价：3.40元

(京新出字 第 112 号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抱月行 / 少鸿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8.8

ISBN 978-7-80755-349-6

I. 抱… II. 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8291 号

抱月行

作 者: 少 鸿

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美术编辑: 美 慧

责任策划: 唐朝晖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

特约编辑: 古 雪

装帧设计: 门乃婷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68 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349-6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CONTENTS



第一章/1

第二章/19

第三章/28

第四章/40

第五章/52

第六章/63

第七章/73

第八章/86

第九章/99

第十章/111

第十一章/122

第十二章/133

第十三章/145

第十四章/158

目录
CONTENTS



第十五章/170
第十六章/183
第十七章/193
第十八章/205
第十九章/218
第二十章/230
第二十一章/243
第二十二章/255
第二十三章/267
第二十四章/277
第二十五章/289
第二十六章/302
第二十七章/314

第一章

DIYIZHANG

月琴声珠子般弹跳的时候，新郎官覃玉成还不晓得自己将从洞房里逃出去。他的耳朵如同两个瓜瓢，将那些晶莹圆润的珠子一颗不落地接住了。他凑近与堂屋相邻的板壁，将右眼对准一条裂开的缝隙。

他感到自己从那条缝隙里穿了过去。

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亲友，还有那些来闹房的左邻右舍，此刻全聚集在堂屋里。从莲城请来的南门秋师傅又，将婿不娶高师傅与徒弟分坐在八仙桌两边，各抱一张月琴。他们捏拨子的手像啄米的小鸡，在琴弦上活泼地跳跃，逗弄得那些玉珠子不断地蹦出来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南门秋眼风一扫，用假嗓唱道：“小幼尼到如今哎呀方二八，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青丝发，恨爹妈他不该送奴

来出家，哎，好叫人难过这冷落生涯……”这个唱段叫《双下山》，据说是南门秋年轻时从洞庭湖畔一个丝弦班子那里学来的，是他最拿手的，也是最受大家欢迎，逢请必唱的。

覃玉成盯着南门秋，都舍不得眨一下眼。他熟悉南门秋的嗓子，许多唱段都耳熟能详。不过他不太在意唱词，他喜欢的只是月琴弹奏的丁冬之声，还有南门师傅唱出的那种声调，那股韵味，总是让他陶醉。这回家里请南门秋来唱月琴伴喜，还是他写的请帖。他将“雅韵赐奏，伏乞早临”八个字练了十几遍，才写到帖子上去。在他的整个婚礼中，只有这件事是他乐意做的。白天里身穿礼服的他几次跑到大门口，往街口张望，看有无南门秋的踪影，旁人见状窃笑不已，还以为新郎官急不可待，在盼望新娘的花轿早点到来。

覃玉成看得发痴，听得入迷，耳边吹来一缕酒味与胭脂味夹杂的气息——婚礼中，按照礼数，他和新娘坐了床，喝了合卺酒。梅香贴着他的后背，他忍不住抖动了一下。是的，新娘叫梅香，除了知道她的名字，晓得她比他大一岁之外，他对她几乎一无所知。

“月琴好听吗？”梅香问。

他头也不回地嗯了一声。

梅香又说：“月琴就这么好听啊？”

他点点头，有点烦，他的心情被打扰了。

“那让我也听听。”梅香伸手推他的肩。

听就听，为何跟我争一条壁缝呢？他想是这么想，但还是将那条壁缝让给了她。他在床边坐下，跟着时缓时疾的月琴轻声哼着：“见和尚站路旁，眉清目秀貌堂堂，青春年少正相当。我有心搭一腔，话到嘴边不敢讲，又恐怕来的往的君子道短长……倘若，得成双，商商量，量量商，商商量量量商商下山冈下山冈……”他摇头晃脑，在音韵中浮了起来，往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漂去。但这感觉很快被打断了，梅香又推他一下：“哎，你也会唱呀？”

他瞥了她一眼，摇摇头。

“你要是唱，一定不比南门秋的徒弟差。”梅香端杯茶过来，“你润润嗓子喽。”

他将茶推开：“我不要。”

“那，我们躺到床上听，好么？”

他很奇怪：“为什么？”

梅香低下头不吱声，嘴巴有点翘。

床头的红烛哧地闪了一下，烛光暗淡了一些，他拨了拨烛芯，烛光随即亮了起来。他发觉她在瞟他，便转过脸，望着自己投在板壁上的影子。

梅香问：“我是尼姑么？”

他又奇怪了：“谁说你是尼姑了？”

梅香说：“可尼姑都晓得找个和尚做伴好下山呢。”

她把刚听来的唱段引用上了。她很聪明。可他还是不晓得她什么意思。他觉得她有点怪，懒得睬她，眯起眼继续听月琴。琴声却戛然而止，南门秋与徒弟季惟仁各扮僧尼，时而道白，时而清唱，甚是风趣，逗得看客们发出阵阵哄笑。

覃玉成听得两眼发直，梅香在他身边走来走去，好像有点烦躁，后来就窸窸窣窣地脱起衣服来了。她影响了他听月琴，他没好气地回头挖她一眼。可他撞见了她赤裸白皙的后背，眼睛一酸，好像被那白色灼伤了。梅香拿一双黑幽幽的眼睛乜他，他打了个尿颤，叫了一声：“谁要你脱的衣服？”

“不脱衣我怎么^①睡？”

“你不晓得吹了蜡烛再脱吗？”

梅香鼻子哼一声，鼓起嘴巴一口气吹灭了床头的红蜡烛，溜到床上，抱住被子一滚，朝里躺着不动了。桌上还有一支蜡烛亮着，但光线暗淡了许多。

① 么：方言（下同），怎么的意思。

他噓了一口气，重新凑到那条壁缝前。“我见你慌慌张张，敢莫是瞒着师父逃下山来的？——我看你这样仓仓皇皇，必定是瞒着师傅逃下山来的！——那你是先逃（仙桃）。——你是先逃（仙桃）！——先逃也是逃（桃），后逃也是逃（桃）——桃之夭夭——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——倒不如你和我下山去结成亲结成亲……”在两盏大马灯的映照下，南门秋脸色微微的有些红，但嗓子仍旧那么清亮。季惟仁的嗓子不如师傅，但他唱得很卖力，额头上都渗出汗来了。堂屋里的听众有的默然凝神，有的摇头晃脑，还有的嗑着瓜子，听得有滋有味，也吃得有滋有味。梅香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唉声叹气，显然没有睡着，但这不关他事，谁让她不喜欢听月琴啊？这么好听的月琴她都不晓得享受，是她没福气呢。覃玉成屏气倾听，慢慢地忘记身在何处了。

他在那些好听的音律里飘浮。

月琴声止息，覃玉成从沉醉中清醒，最后一粒珠子在他耳腔里跳了几跳，不动了。夜已深，南门秋将月琴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蓝布袋里，客人们纷纷起身拱手告辞。爹过来道了谢，掏出一个鼓鼓的红包递给南门秋，南门秋客气地推了几下，也就收下了。覃玉成晓得，等吃过夜宵，南门秋就要带着徒弟回莲城去了。

覃玉成意犹未尽，回过身来，只见梅香背朝着他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已经睡着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念头像一粒月琴弹出的声音，在心里跳了一下，又跳了一下，再跳了一下，打得他的心直痒痒。他决定，按照它的指引去做。他悄悄脱下黑绸马褂，再接着，又脱下了簇新的蓝长衫，换上了便装，这样一来，他就不像一个新郎了。

他又坐了一会儿，听了一会儿梅香的呼吸和屋外的动静，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决定。然后，他慢慢地拉开两斗柜的匣子，从里面摸了两块银元塞进怀中，蹑手蹑脚地往后门而去。他拉门闩的时候几乎没有发出声音，但是门却不遂他意，吱呀一声，令他头皮发麻。床上的梅香醒了，翻过身来了，

她的目光刺在他的背上。

梅香问：“你做什么去？”

他紧着喉咙答道：“上茅什^①去。”

梅香不吱声，又翻身朝里了。

他赶紧溜出门，进了后院。后院是他家的伞作坊，到处摆满了竹子、伞架和油桶，弥漫着浓郁的桐油味。伞匠的住房里还亮着灯。他避开灯光和月光，沿着院墙的阴影迅速地蹿到后院门口，推开门，纵身一跃，就到了门外。

他的身体很轻，风一样往前吹过去。他绕到街面上的时候，只见满街树影摇曳，遍地月光荡漾，南门秋带着季惟仁在前头匆匆走着，他们的背影像两片树叶一样飘浮不定。

覃玉成追到码头时，划子正要解缆，他压着喉咙对水手说：“伙计，搭个顺水船好么？”水手说：“这是南门师傅雇的船，他做不得主。”南门秋从舱里丢过来一句话，“船家，就行个方便吧。”水手便放他上了船。覃玉成冲舱里作个揖，在没有篷盖的前舱坐下来。怕南门秋认出他，他背过脸，望着岸上那些黑黢黢的吊脚楼。

划子摇晃着滑离了码头，大湫镇的屋影、灯火以及泊在码头上的大小船只，都徐徐往后移动。江流宽阔平缓，水波幽幽闪光，天上一轮月亮，水里一轮月亮，都是那样浑圆金黄，宛如一对铜钹。夜空蓝得深邃，月光水一样从空中倾泻下来。桨声吱呀，雪白的水花在桨下次第绽开。

水手站在船艄上，边打桨边与南门秋扯白话^②。“一方晴伞铺的覃老板大方么？”“大方大方，覃老板是个讲礼性的实在人，没说的，又是夜宵又是红包。”“听说新娘子好漂亮？”“漂亮漂亮，眉清目秀，很端庄的。”“哎呀呀，

①茅什：即厕所。

②白话：指闲聊，亦指民间故事。

那新郎好福气呀！这个时候只怕好事已经做成了吧？”水手和客人都笑了起来。南门秋的笑声很低，嘿嘿两声，是那种长者矜持的笑，笑过后，感慨地说：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人世最好的时光啊。”

覃玉成有些纳闷，他们怎看出新娘眉清目秀而且漂亮呢？他这个与新娘坐过床了的新郎，都没看清新娘的眉目呢。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福气，这是一个他不情愿的婚礼。他还没想过要成亲。除了月琴好听，月亮好圆好亮，八月十六真不是个好日子。他伸出手，接了一巴掌凉凉的月光。

河面上月色荡漾，粼粼闪闪，水中的月亮紧紧地跟随在船边。过了一阵，水手说，南门师傅，月亮这样好，不如你弹奏一曲，养养大家的耳朵？南门秋便坐到船舷上，取出月琴抱在怀里。月光从圆圆的琴板上反射出来，覃玉成觉得，南门秋抱的不是月琴，而是天上的月亮。他颤抖了一下，心中有根弦被南门秋拨动了，他整个人成了一把月琴，丁丁冬冬的乐音源源不断地从身体里跳了出来……

一曲弹罢，天地无声。水手叫道：“真的是好听死了！”南门秋笑问：“什么叫好听死了？”水手说：“就是味道好得不得了哇！又不是肉味，又不是鱼味，眼睛一闭，说不出的味！就好像，抓痒抓对了地方呢！”南门秋和徒弟嘿嘿直笑，很得意。覃玉成望着江水默默无言，他随琴声流走的心思似乎还没有回来。

南门秋转头问：“后生，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覃玉成想想说：“我感觉看到了一条大河，但不是这条河，我又看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，但也不是现在的月亮，我还看到一条小船在河上漂，却也不是我们这条船，因为那条船上好像有古人在饮酒……我感觉自己躺在波浪上，上下起伏，我又好像飘在风里，我很轻很薄，我看不到自己，我跟着师傅的琴声四处漂流，也不晓得自己漂到哪里去了……我好像没有了。”

南门秋惊讶地看看他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后生家，谢谢你的感觉！”

覃玉成起身作揖道：“不不，是我应感谢师傅，您的月琴让我从心里



舒服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你早听过我唱月琴了？”

“嗯，只要听说您在近处唱月琴，我就要找去听的，有两次饭都忘了吃，事也忘了办了……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认识您了。实不相瞒，今朝搭师傅的顺水船，是有一事相求。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怕暴露自己的新郎身份，覃玉成一直侧对着南门秋，此时他也不敢大意，侧着脸再跪下来，将头磕在舱板上：“恳求师傅一定答应我！”

南门秋忙扶他：“起来说来说。”

覃玉成执意不起：“您答应了我才起来！”

南门秋只好说：“好，我答应，请起请起。”

覃玉成这才起身：“我想拜您做师傅，我要学唱月琴。”

“噢？”南门秋眼里一亮，说，“你既早认识我了，就该晓得，我是开绸布庄的，唱月琴不过是我的雅兴而已。唱月琴难以养家糊口，更别说安身立命，你学它何用？”

“我喜欢。”

“嗯，喜欢是最好的理由。今夜萍水相逢，一曲相通，也是我们的缘分……”

南门秋拉过他的左手，逐个地掰着他五个手指仔细查看，“嗯，手指细长，是块好料。你读过书吗？”

覃玉成忙说：“读过读过，我上过新学堂呢，最喜欢背《增广贤文》。”

南门秋说：“那我考考你，背一个与现在的情景相适的句子出来。”

覃玉成想想，念道：“三人同行，必有我师，择其善而从，其不善者改之。”

南门秋欣喜地拍手：“好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贴切，贴切。真乃其言也切，其心也诚，其人也慧啊！”

覃玉成跪下便拜：“师傅！”

南门秋将他扶起：“不必拘礼，不必拘礼。来，见过你师兄季惟仁。”

季惟仁从舱内出来，覃玉成也迎了过去。或许是兴奋过度，覃玉成忘了掩蔽自己的面孔。季惟仁正视他一眼，叫道：“师傅，他是一方晴的新郎官！”

南门秋大惊，凑近他的脸端详一遍，错愕不已：“你、你这是何故？居然抛下新娘，从洞房里跑了出来！”

“我就是想跟师傅学月琴。”

“哪有你这样的？真是！”南门秋苦笑一下，回头说，“船家，快掉头送他回去！”

水手不乐意了，三十里水路快走了一半了，回去又是上水，费劲。南门秋便说给他加船钱，又叫季惟仁去船头帮他划前桨。划子慢慢地掉过头，往来路而去。

覃玉成冲动地将一只脚踏到船舷上：“师傅，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你已经答应收我为徒了，如硬要送我回，我就跳下去！”

“你想逼我于不义？这样的君子，不做也罢！你瞒了父母，弃了新娘，收了你我良心何在？学艺先从做人起，百善孝为先，你若真想做我徒弟，以后征得家人同意了，再来莲城找我也不迟；你若执意不回，那我就没有你这样的徒弟！至于跳江与否，你自己决断吧。”

南门秋不温不火地说，转身坐下，望着江心。

水中的圆月起了皱。覃玉成有些无奈，想了想，朝南门秋拱拱手，轻声道：“师傅，我听你的。”然后，他走到船头，夺过季惟仁手中的桨，用力地划了起来。桨叶吃水很深，他的力气很足，每划一下，划子就明显地往前冲一下。

覃玉成回到洞房里时后院里的鸡已经叫了头遍了。门开着，所以他的归来很顺利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梅香在床上打着鼾，看来也睡熟了。他轻手轻脚地脱了衣服，慢慢慢慢地躺到新娘身边。新娘却突然说话了：“你是上茅什去了还是造茅什去了啊？”他不吱声，背对着新娘，有意打起了鼾。他心



里很平静,他听到枕头下传来了美妙的月琴声。后来他干脆把那个绣有鸳鸯鸟的枕头抱在怀里,然后就睡着了。

梅香对镜梳妆的时候,发现自己黑亮的杏仁眼里透着一些迷茫,一些忧郁,一些怨愤。她看见了自己的不快乐,叹息一声,将短发一把挽了,盘到脑后,给自己梳了一个巴巴髻。婆婆覃陈氏端着一碗糖水鸡蛋笑吟吟地进门来,梅香连忙起身接过碗。覃陈氏走到床边收拾床铺,梅香拉拉婆婆的袖子,说:“娘,不劳你动手,我自己来。”

覃陈氏不由分说将她推开了,仔细地拍打着床单。其实,被子梅香早叠过了,枕头也放好了,床单上的皱褶也抹平了。只是铺在床中央的那块白布她没有动,那是昨晚闹房之后,婆婆收拾床上的花生红枣时悄悄铺下的,它也是习俗的一部分,她早就晓得了的。覃陈氏的眼睛也盯着白布不动了。梅香看到婆婆的脸板了起来,她有点怕,回到桌前坐下,那碗鸡蛋也不敢去碰了。

她非常清楚婆婆变脸的缘由。上花轿之前,娘家嫂子扯着她的耳朵说了半天私房话,告诉她进洞房之后如何应对。嫂子说:“到了那种时候,男人是有点急的,有点横霸蛮的,你要顺着他,你顺着他了,他就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可是你也只能稍稍顺一顺,不能太顺了,你太顺了就显得有点主动了,你一主动男人就会嫌你不守妇道了,所以呀你一定要把握好分寸。”嫂子还说,“那个时候你是会破的,你一破是会有点疼的,你要忍着,不要紧的,女人都要过这一关,疼过之后就会舒服了的,要是男人对你好,那种舒服是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。不过你破时会流一些血,你不要把血揩掉了,要让它沾到白布上,让家里大人看见,因为它就是喜,规矩人家收媳妇,是要见喜的。”嫂子压低了声音说:“黄花闺女进洞房都会见喜,你要是经过男人了,就要想办法弄点血到那白布上去,否则你在婆家一辈子做不起人。”梅香生气地揪了嫂子一把,“你才经过男人了呢!”

可嫂子说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她没有见喜。新郎躺在床上像根沉潭木，碰都不碰她，这喜从何来？可他为何不碰她呢？梅香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。

覃陈氏抓起那块布展在梅香面前，声音颤抖：“梅香，怎么没见喜？”

梅香不吱声，偏过头去。

覃陈氏的眼光尖得像根刺：“你说呀，难道你给过别人了？”

梅香懊恼地回嘴道：“昨晚你不听听壁脚，怪我做什么！”

“不怪你怪哪个？”

“问你儿子去。”

梅香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本来她有好多话说，那些话都已经挤到了喉咙口了，但她怕冲撞了婆婆，于是就用鸡蛋将它们堵住。婆婆的质问和疑虑也被她堵住了，拿着那块令她失望的白布忧心忡忡地走了。

梅香吃完鸡蛋，将身上收拾熨帖，到堂屋认了一遍神龛上方“天地君师亲”五个大字，又瞟了瞟神龛里祖宗的牌位，然后烧了三炷香，鞠了三个躬。堂屋里并没有人，鞠一个躬也可以的，可梅香还是认真地履行了规矩。从此她就是这屋里的人了，头一次还是马虎不得，祖宗即使不怪罪，心里也过意不去啊。堂屋有点暗，令人压抑，她随即就离开了。她边走边打量屋里屋外的情形，这可是她要住一辈子的地方，她想看个一清二楚。自从合了八字定下亲之后，娘家的姑娘们没有不羡慕她的，都说她命好，有福气，谁不晓得一方晴伞铺是大汛镇有名的殷实人家呢？就连一些光屁股小伢^①，见了她就故意唱那个烂熟了的童谣：一方晴的伞，落口溶的糖，老油锅的油条一庹长，大汛镇真真好地方！可是如今看来，她是不是有福气，还很难说。不说昨夜新郎官的冷落，就说现时，他也该带着她熟悉一下屋里，给公公婆婆请个安吧，可他一早就没了踪影，人毛都没见到一根了。一过门就遭如此冷遇，

①小伢：指小孩子，亦泛指年轻人，如男伢、女伢等。



是人都会憋气的，人一憋气就会不快乐，一个人如果不快乐，那福气又有什么用呢？

梅香边走边想来到了店子里。一方晴伞铺是前店后坊，铺面临街。公爹覃有道正在柜台后整理自家制作的各种油纸伞。梅香拘谨地叫了一声爹，行了一礼。覃有道便咧嘴一笑：“噢，梅香就起来了？玉成呢？”

梅香说：“不晓得，没见到人影子。”

覃有道又噢了一声，问：“你们几时去吃回门饭？”

梅香说：“也不晓得，还没听玉成说呢。”

覃有道说：“早去早回吧，路不近呢。给你爹妈多回点礼，你爹妈见我们讲礼数，对你也放心些。男伢懂事迟，玉成还是个懵子鬼，你比他大，要多教他，多管他。他怕是在后院，你去找他吧。”

梅香便出了店子往后院而去。婆婆肯定还没有告诉公公没见喜的事，要不公公对她不会这么客气。她咬着嘴唇，很是郁闷。这玉成是不懂事没开窍呢，还是他另有相好，所以才在新婚之夜冷落她？这念头吓了她一跳，不想不像，越想越像，心里一时成了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。

后院的空坪上摆满了撑开的伞，还都是刚蒙上皮纸的半成品，正待上色抹油，乍一看像一大片凋败的荷叶，七零八落的。伞匠师傅林呈祥蹲在地上，正往伞上刷着红漆，瞥见梅香，咧开嘴笑了一下，嘴里一颗银牙一晃。梅香面颊上有点痒，晓得林呈祥盯着她的，便扭头避开他的目光。没寻到覃玉成的影子，林呈祥哼的山歌却到了她耳边：

远看姐儿白又细，

好比萝卜削了皮，

心想讨个萝卜啃，

人多眼杂不便利。

这是唱给她听的，她只能装傻，不能理睬的。要是在娘家，她可不许他占便宜，马上一首骂歌回过去。她的泼辣性子和清亮嗓子方圆十里都是有名的。可现在不同了，她成了媳妇了，为人处世都要小心谨慎了。她加快脚步往后院深处走，山歌子又追着她的脚后跟过来了：

姐儿走路不要忙，

慢走三步又何妨，

你又不是天鹅体，

我也不是饿蚂蟥。

梅香实在不想示弱，却又不好回歌，脸都憋红了。她气鼓鼓地回头，径直走到林呈祥面前，直通通地说：“请问伞匠师傅，踩到过玉成的影子么？”

“嘻嘻，新娘子找新郎官啊？你尖起耳朵啰。”林呈祥眨了眨鬼眼睛。

梅香凝神竖耳，林呈祥身旁的一把撑开的伞后发出轻微的蹦蹦之声。她忙绕到伞后，只见覃玉成坐在地上，手拿一块竹片，有节奏地弹拨着伞骨，好像在弹一把琴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哼。梅香没好气地说：“都成家的人了，还只晓得好耍。”

覃玉成站起来，拍拍屁股，瘪着嘴不说话。

梅香又说：“到我家吃回门饭的，你去也不去？”

覃玉成嘟哝一句：“谁说不去？”

梅香转身就走，覃玉成默默地跟在后面。这时林呈祥又哼起了山歌，梅香回头瞪了他一眼。林呈祥一点不在意，快活地一笑，嘴里的银牙闪出一缕银光来。

太阳升到一竿高的时候，覃玉成挑着一担细篾箩，跟在梅香身后，出了一方晴的大门。篾箩肚子上贴着大红的喜字，箩筐里则放着红纸包好的莲